

李朋俄諜案主角：

德羅多夫的嘴臉

陳嘉驥

前言

筆者於二十九年抗戰勝利初期，在東北時認識了一個俄國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在多月的交談觀測之下，知道俄國人對其他國家猜忌之深，絕不可能對任何外國採取真正合作政策，茲將德羅多夫的嘴臉憶述如下：

俄諜李朋的提線人

杜聿明率國軍精銳部隊，於卅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突破共匪在長城沿線防禦，由山海關進入東北後，翌年三月即將東北最重要城市瀋陽完全納入掌握中。此一時期，國軍在東北軍事行動，不僅為國內人士所注目，並且因着有蘇俄軍隊關係，更為舉世關注之焦點；因此中外記者紛紛湧至瀋陽，探訪國軍接收消息，是以東北國軍當局專門招待外賓樓高七層之中蘇聯社竟為之客滿。這時一位名德羅多夫的俄國塔斯社記者，亦適時在瀋陽出現，並且至為活躍，他係來自長春，

抑係來自重慶現已忘記，但由於他對中國問題十分熟悉，證明他在中國活動必已多年。德羅多夫在中蘇聯社住了沒有多久，便搬到在張作霖父子統治東北時代，即由白俄所經營的秋林洋行內居住。在今日回想起來，德羅多夫捨棄由中國軍方負責招待吃住，一切極為方便之中蘇聯社；反而住進與中國軍政機構距離較遠之秋林洋行內，其目的當不外為躲過中國軍方調查人員之耳目，以利其不法諜報行為而已。

德羅多夫身材矮胖，當年僅約四十歲左右，平素總是穿着一件淺灰色夾克，從不打領帶，下身則為一條馬褲式長褲，足下經常穿着一雙長統馬靴。德羅多夫留着一撮希特勒式小鬍子，眼睛深處內含而閃耀着狠毒的光芒，在一團虛偽和氣並堆滿着假的笑容的臉上，仍然無法掩藏俄國人那種傳統的陰險奸詐。他對中國語言，雖不能說十分流暢，但在彼此談話時溝通雙方真正意見內容則是綽綽有餘，但他與人交談時總是故意夾雜着英語，藉作掩護的一種手段。德羅多夫最喜歡

與人交換名片，換過就忘了，見了面再重複交換，筆者就曾與他交換過好幾次；交換時，他總是學着我們中國人的客套語——請多關照，彼此、彼此等。德羅多夫的卡片名字前後不大一致，我彷彿記得也有過羅果夫和德魯夫這兩個名字，所以當民國卅八年，李朋俄諜案破獲時，報紙上刊載着李朋案幕後主使人，為蘇俄塔斯社原在上海記者羅果夫時，筆者心中曾為之一震。因為筆者清清楚楚記得，德羅多夫在離瀋時，說明係赴上海，同時想到他曾兩次企圖勾引筆者上鈞之事實，德羅多夫與羅果夫即係一人，當不會錯，因而頓覺不寒而慄，原來我也曾為魔鬼所注意，人生禍福實僅轉念之間耳。

瀋陽那段記者生活，雖為時短暫，並已過去將近卅年，但論其內容幾乎等於筆者記者生活之全部，今日回想起來，許多事仍恍如昨日；尤其對德羅多夫那種鬼鬼祟祟態度，更歷歷如繪。茲特將其認識交談及共同作戰地採訪的經過，拉拉雜雜的追憶於后。過去的談話，因相隔年代已久，

詞句之間，或有若干出入，但其意義與內容則絕無差錯，尚祈自東北來台新聞界老友，不吝賜予指教。

問題尖銳窘杜聿明

筆者係於三十五年四月初，在瀋陽中蘇聯誼社與德羅多夫首次相遇，但交換過名片，握一握手，客套了幾句後，即行走開。其後在鐵路賓館等地又相遇多次，並再度交換過名片後，他才把筆者認清，但相遇時仍僅止於點頭，從未交談。

同年五月三日，這時正當國軍圍攻四平不下，匪軍反企圖猛撲鐵嶺，瀋陽人心頗為浮動之際，東北保安司令部通知瀋陽中外記者云：「司令長官杜聿明，定下午三時在長官部會議室，與記者會面，將有重要新聞宣佈」。屆時應邀而至者有：中央社瀋陽分社主任律鴻起（在台）、筆者、大公報記者呂德潤、天津民國日報記者賂達光、瀋陽和平日報社長閻奉璋（在台）、俄國塔斯社記者德羅多夫、天津益世報記者高慶霖、揚華、重慶美國新聞處記者孟用潛、美國或其他外國記者兩名（已不記其姓名或所屬新聞機構），共約二十餘名記者。三時正，杜聿明在趙家驥等陪同下，在與會議室緊連之西面房間內走出，與每一位記者握手寒暄，杜聿明對不認識者必詢問所屬報社及記者姓名，禮貌至為週到。杜聿明落座後，立即宣佈瀋陽以南重鎮本溪今晨已告收復，東北國軍接收工作，即將有重大開展，希望各位勿聽信外界謠傳，並願對各記者提出問題予以答覆。各記者曾當場提出許多問題，其中以英語發

言的德羅多夫問題最為尖銳，並另有含意，猶憶有下列幾句問答：

德羅多夫：請問杜將軍，你的軍隊於佔領本溪後

，是否繼續進攻其他城市。

杜聿明答：是，東北所有土地，均在國軍接收之

列。

德羅多夫：國共不是宣佈停戰了嗎？

杜聿明答：看報載，在關內有部份地區停戰，但

共軍並未遵守。東北在日本投降時並無共軍，此點貴國方面最為清楚，故

東北無國共停戰問題存在，非法進入

東北之共軍，國軍將予殲滅。

德羅多夫：四平街如何？是否也要進攻？

杜聿明答：四平街是中國領土，怎能例外？我再

宣佈一次，東北所有領土，均為中國

國軍接收目標。

蓋當時四平街之戰，正陷於僵持苦戰之中，

共匪且有一大股竄擾鐵嶺，瀋陽亦為之震動，德

羅多夫認為國軍一時必難攻克四平，而故意問四

平之戰，藉以困窘杜聿明。殊不知杜聿明此時忽

然舉行記者會，表面上係為本溪之克復，其實為

暗示國軍在四平之停滯不前，乃係本溪共匪自南

面牽掣國軍主力所致。果不然，在本溪收復之役

，曾匪克林部為之潰滅後，杜聿明只留五十二軍

警戒本溪，新六軍未遑休息，由本溪向四平方面

迂迴，一舉將四平攻向鐵嶺匪軍陣勢衝潰，遂即

收復四平。於是，新一軍、新六軍、七十一軍、

二〇七師、六十軍，以四平為基點，展開杜聿明

最為得意的扇形攻勢，數日之間即佔領公主嶺、

長春、吉林、懷德、農安、小豐滿、德惠等七十個城鎮，造成戡亂史上空前未有之大捷。

在杜聿明的記者招待會上，重慶美國新聞處

記者孟用潛（國人），要求前往本溪戰地採訪，

立獲杜聿明允許。翌日（五月四日）記者團自瀋

陽乘兩輛卡車啓行赴本溪，在途中始發現並非自

瀋陽直開本溪，而係繞道遼陽轉赴本溪，筆者事

後竊測可能因為當時新六軍正奉杜聿明之命自本

溪迂迴四平，記者團如沿瀋陽本溪間公路（鐵路

尚未修復）前往，將與絡繹於途的新六軍機械化

部隊相遇，尤其記者團中有俄國記者德羅多夫在

，更為不便而有洩漏軍事機密之虞。因而長官部

故意使記者團途經遼陽留宿一宵，以保持軍事機

密。赴本溪之瀋陽記者團名單計為：重慶美國新

聞處記者孟用潛、瀋陽和平日報編輯張虎剛，瀋

陽中蘇日報記者袁笑星（在台）、東北新聞攝影

社社長張文傑（在港常來台）、塔斯社記者德羅

多夫、筆者、上海報紙記者王先生等共計八人，

長官部並派喬副官及張參謀兩人作陪，照料一切

中俄記者唇槍舌劍

記者團抵達遼陽後，下榻於遼陽警備司令部招待所，進餐時並由司令部參謀長李震將軍作陪（聞已來台）。餐後，大家在客廳休息時，筆者與和平日報編輯張虎剛，因對國是問題看法不同，發生口角並幾乎動武。張虎剛不久即悻悻獨自外出，嗣袁笑星兄因遼陽係其故里，亦攜一照像機外出。這時德羅多夫故意詢問（用國語），筆

者與張虎剛吵架之事，有人答以這是國民黨與民主黨派之爭。筆者答以：「我並不是國民黨，張虎剛也不配為民主黨派」。這時德羅多夫對筆者此語發生興趣，由是引發一場激辯；筆者、德羅多夫、上海王記者、（另一人已忘記）等四人圍茶凳而坐，張文傑兄獨坐一處整理照像機，並為筆者等拍照，其中以上海王記者詞鋒最健，發言亦最多，約略追憶其大概情形如次：

德羅多夫：你在中央社，怎麼能不是國民黨員。
筆 者：這我也不知道。

中國記者：德羅多夫先生，你根本多此一問，中央社記者必需國民黨員，他當然也是國民黨員。

筆 者：我確實未加入國民黨，據我瞭解中央社對此並不重視，只要是忠於中國的中國人就行了。

德羅多夫：這很奇怪！

筆 者：這沒有什麼奇怪，也值得奇怪（筆者不但當時未入黨，到南京總社亦未入黨，來台後始行加入）

中國記者：德羅多夫先生，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德羅多夫：他（指筆者）既然不是國民黨員，那我當然也不是共產黨員了。

中國記者：我們有一個問題請教，就是共產黨向以紀律嚴格自豪，但是蘇聯在共產主義治理下這麼多年，軍隊紀律為什麼這樣壞，就是中國土匪也不過如此，這是不是共產黨的失敗？

德羅多夫：蘇聯軍隊為中國「解放滿州」，在這

樣多的人中，自難免有少數不守紀律份子，你們為什麼這樣小題大作？
中國記者：這不是少數幾個兵的事，而是絕大多數的羣體行為，壞的程度遠在日本兵之上。

德羅多夫：我不相信這是事實，這是一種惡意宣傳，你們可以隨便問街上的人，有誰家中真的遭受蘇聯軍的騷擾？（他隨即詢問進入之侍者家中有無受到什麼損害，該侍者答以家在鄉下，那裏根本沒有到過俄國兵）。

德羅多夫：你們看如何，他家即未遭受損害。

奸淫擄掠居然有理

中國記者：德羅多夫先生，這就是蘇聯共產黨最拿手的顛倒黑白的辯證法嗎？

德羅多夫：（僅作尷尬一笑，未予置答。）

中國記者：蘇聯軍隊的奸淫擄掠，還可以說是個人行為，但幫助共匪進入東北，劫掠東北工業機器，這是不是也是個人行為？

德羅多夫：蘇聯很難分辨何者為中國國軍何者為中國共軍，至於拆遷工業機器，這是中蘇兩國政府的事，國與國關係很複雜，非我們所能瞭解，因此最好不談，談亦無益。

中國記者：我們中國人最恨日本，其次是英國，因為這兩個國家專做損人利己之事，現在蘇聯却做損人不利己之事！

中國記者：我們不知道中蘇友好條約的精神何在？簽這種約有什麼用？

德羅多夫：你們一定要談，我可以告訴你們，蘇聯的理由很多：第一，東北工業是日本建立的，這是蘇軍應得的戰利品。第二，蘇聯工業遭受戰爭破壞非常重大，在其他敵人處取得工業機器，以復興蘇聯工業，這是合乎正義的利己行為。第三，中國軍隊是美國幫助來到東北，東北工業可能落在美國人手中。第四，中國有拆遷東北工業至其他地域計劃。第五，我可以告訴你們，蘇聯最初沒有打算拆遷東北工業機器，因為我們也曾希望有一個友好的東北，否則錦西與葫蘆島工業為什麼能夠絲毫無傷？

中國記者：你真會強詞奪理，東北工業是用中國人財富所建立，戰利品應僅限於日軍軍事物資，工廠機器怎可說是戰利品？中國與蘇聯是盟邦並不是敵人呀！況且東北工業機器不見得蘇聯工廠合用，你們取得無幾，但對中國造成的損害何等重大？中蘇有友好條約在，蘇聯如善待中國，整個中國都是友好的，豈止東北與蘇聯友好。至於說東北工業將落入美國手中以及中國亦將拆遷機器至內地，不知你這是從何說起？

德羅多夫：錦州有美國飛機降落，美國人也曾進

入錦西工業區，這些都有證據；至於你們問中國拆遷東北工業至內地問題，我更有充份證據，回瀋陽後可以拿給你們看。

中國記者：我們不知道美國飛機到錦州的事，就是這也不算什麼。美國也是幫助俄國擊敗德國盟邦，無美國的協助恐怕德國現仍在俄國作戰吧？

德羅多夫：你們將美國援助看得那樣神聖？那是他們爲了不流血而戰勝他的敵人。東北關係俄國東部領土安全，最好不要有外人介入，因爲中蘇兩國均需要在東北友好，蘇聯孩子們在這裏流過血。

中國記者：這是中國土地，蘇聯幾天戰鬥就獲得那樣大的代價還不足。中國人也在緬甸流過血那又當如何？

中國記者：德國也在烏克蘭流過血！這與蘇聯在東北流血有什麼不同？

德羅多夫：（露出少見的怒容，一瞬間又恢復了正常），你的比喻恰當嗎？

中國記者：中國也需要一個友好的西伯利亞，更需要一個友好的沿海州，這是彼此的；那麼蘇聯爲什麼把叛變的共產黨軍隊引進東北，在這裏發生戰爭，這如何友好得起來！

德羅多夫：（未予置答，起立說），我要出去看看遼陽。

一場激辯就此結束，稍頃他即行返回並與筆者閒談，仍然笑容滿面了無怒意，足見其爲人陰

險程度之深，完全掩蓋了人類喜怒哀樂的本性。（回瀋陽後，在中蘇聯誼社一次記者會中，德羅多夫拿出一紙多月前天津民國日報剪報，上載有一篇東北通訊，報導東北若干工業，因純係依附日本工業而設，根本已無再事經營之必要，這些機器應拆遷到內地，因此東北豐富充沛而過剩的電力，也可拆遷部份到華北作電化華北之用等。當時即有人指斥德羅多夫，怎可根據一篇報紙通訊，作爲一個國家的正式政策？你這樣幼稚的人怎配作一個新聞記者）

日女佐鴉餓虎撲羊

第二天，亦即卅五年五月五日，我們由遼陽繼續乘卡車向瀋陽進發，當傍晚抵達太子河時，始知橋已爲共匪部隊炸斷，許多人均係涉太子河淺流而過。此時，一輛停自日本軍用卡車，上滿載物資先行下水而行，當抵彼方岸邊時，因坡度較高，該日製卡車因馬力不足，但見四輪轉動水花四濺，始終無法爬上岸去。記者團所乘美式十輪卡車，乃繼之划入河身，駛至日製車之後，輕而易舉的將其推上岸去，德羅多夫睹此情形大發高論說：「今日戰爭，科學技術比重日趨重要，僅就車輛而言，日本即無法與美國相敵，其他原子武器等就不必談了，日人安得不敗。」有人詢以如無美國協助，蘇聯是否可擊敗德國時，他答：「在西方美英蘇合力擊敗德國，在東方中美蘇合力擊敗日本，這樣說法公平不公平，你們不會再問了吧！」他繼說：「我發現你們對蘇聯很有興趣，希望回到瀋陽後，你們能到秋林洋行內去

找我，那裏有很好俄國廚子，做的菜很好，我並且有伏特加酒、魚子醬招待你們」。有人繼續發言辯駁德羅多夫時，張虎剛說不要一個勁談國家大事好不好，辯來辯去有什麼意思！這時車已駛入本溪市區，本溪縣長劉毅夫兄，本溪市長關大成（均在台）來迎，招待記者們住入本溪湖外賓招待所稍事休息，並至一飯館午餐，這時五十二軍趙公武軍長亦來共餐，因上海報紙那位王先生與趙公武係舊友，加以劉毅夫兄妙語如珠，大家盡歡而散。

下午本溪縣長、市長等另有要公，記者們參觀了本溪湖煤鐵公司後，遂由本溪湖地方士紳一位李先生負責招待，在名湖飯莊晚飯。當記者們坐定後，趙公武軍長又趕來說，那邊我不去了，我喜歡與年青朋友們在一起。酒過三巡，菜上五肴時，李先生下樓引領一個日本男人及廿多個日本小姐前來；該日本男人一面講話一面頻頻鞠躬，李先生爲之翻譯。內容當然是恭維國軍解其倒懸等，因爲有德羅多夫在所以只屬共匪沒有罵俄國兵，最後表示這些日本小姐特來表演歌舞，以慰勞不避艱險的新聞記者等。

該日本人話剛說完，趙軍長即指着其中一個年輕貌美的日本小姐，示意李先生帶至其身旁，遂即摟入懷中並抱坐在其膝上，一面親吻該日女一面說：「各位記者先生們，大家不要拘束，輕鬆，輕鬆」。張文傑兄首先應聲而起，拉一日女走向一小房間，張虎剛與德羅多夫亦不後人，各牽一日女下樓而去，上海王記者亦撲入日女羣中拉着一個就走，袁笑星兄好像是站起來未採行動

，只有孟用潛坐在那裏按兵不動頗有點柳下惠那種鎮靜功夫。這時在名湖飯莊裏，好像爆發了第三次中日戰爭，並有一個俄國人揩油助戰，那日本男人固然不知所措，就是身為地主的李先生也僵在那裏深感意外。（這位李先生還有一點來頭，幾個月後，被遼寧省政府主席徐箴延攬，出任遼寧省政府社會處處長；筆者時常在瀋陽街頭與其相遇，談起「名湖飯莊」這件事來，他說：「真沒想到，在現場就上了陣！」）

名湖飯莊一陣混亂之後，趙公武軍長已不知去向，孟用潛等亦已不在，空蕩蕩的飯莊大廳，只有兩個侍者在那裏抹桌子掃地，筆者下樓後，見兩輛卡車只剩下一輛，司機說已經走了一輛，因為還有三個人未下來，審副官讓他在這裏等。

一再以金錢相誘惑

記者團係於五月八日自本溪啓程返回瀋陽，其中上海王先生應趙公武軍長之邀，決定在本溪多盤桓幾天外，其他七人分乘卡車兩輛，沿瀋陽本溪公路而行。在路上看到兩旁田地內，坦克車履帶的車痕猶新，新六軍自本溪回師北返，並從此一公路斜道迂迴四平壯觀情形當可想像。在離瀋陽不遠時，兩輛卡車司機都以全速駕駛，彼此互相超越不已，砰然一聲兩車相碰，筆者坐車，被擠落到公路下面的麥田裏，車上坐的人均被拋向上方達一尺多，但仍落在車上。筆者頭部略有挫傷，腰有一點痛，但不久即行無事，另一人好像腿被碰破鮮血流出，德羅多夫以手撫摸腰部，大聲呼痛不已。當我們的卡車重上公路後，另一

輛車早已跑得無影無踪，抵瀋陽時德羅多夫仍然步履維艱，大家替他僱了一輛馬車；握手道別時，他頻頻說：「有空到秋林洋行來找我，我請你們喝伏特加酒，吃黑海魚子醬。」

卅五年五月，是東北國軍黃金時代，除在軍事上，一下子打到松花江畔，將除哈爾濱以外的東北精華區域置於掌握之中，各機構紛紛設立，軍政大員絡繹於途。蔣主席即今總統蔣公，亦於五月廿三日偕夫人蒞瀋陽巡視，到處充滿了歡欣鼓舞氣氛，每個人都等待國軍再度展開攻勢，將整個東北全部光復。這時筆者幾乎每天都可碰到德羅多夫，在一次舞會中，他走到筆者旁坐下，談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後，忽然說：「你一月收入多少？錢够用嗎？」筆者遲疑了一下，覺得自己的待遇不應該告訴一個外國人知道，所以故意起立找了一位女伴下了舞池，回來後德羅多夫並未再提起。過了好多天，又在中蘇聯誼社相遇，是一種什麼場合已經忘記，但記得當時從樓梯走下來時，與德羅多夫走在一起，他又問你每月的收入够用嗎？要不要兼點工作？德羅多夫一邊走，一面以微笑面孔注視着筆者。筆者當時並未想到其他方面，只是直覺的認為，德羅多夫想找一個替他跑新聞的副手；但是一想，堂堂的中央社記者，怎可替俄國塔斯社記者跑腿，這是一件失面子的事情，況且俄國人在東北的可惡行為，誰不切齒痛恨，現在倒過頭來替俄國人跑新聞，這又如何可以呢？同時筆者又想到華北日報總編輯詹厚生先生，曾經請筆者兼任華北日報駐瀋陽記者，詹先生是筆者進入中央社推荐者，結果因為

那時太忙，只寫過幾篇通訊稿就停止了。此外，大公報呂德潤也請筆者替大公報兼跑新聞，結果也只敷衍了幾篇通訊，在他正式要求加入大公報時，因為筆者認為大公報當時立場有點投機，予以推掉（華北日報及大公報筆者所撰通訊剪報現仍各留存一份）。筆者經過以上考慮，轉頭對德羅多夫說，中央社的工作我就忙不過來了，那裏有時間幫你的忙。德羅多夫說：「這並不衝突，附帶着就行了」；這時筆者立即拒絕說：「不行，不行，另請高明」，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

筆者在李朋案沒有破獲前，一直認為德羅多夫當年只是找一個替他跑新聞的副手，絕無想到什麼作間諜或者當漢奸問題，更沒想到一上鉤，就是一名罪惡滔天的賣國者，其所以沒有上當，不過只是基於一點身為中國人的自尊心而已，而李朋之所以上當惹禍上身，所欠缺的就是這點民族自尊心吧！

事過二十九年了，現在檢討起來，仍然十分懷疑德羅多夫為什麼找筆者？因為在遼陽筆者與張虎剛那一幕，他不是不知道；以及與他辯論時罵俄國人在東北強暴行為也罵得最激烈，別人說話還有點技巧，筆者則直截了當的指罵，然而他為什麼還找筆者呢？是不是他看輕中華民族的本質，認為中國人也是一遇到「利」就什麼都不顧了？還是他信奉着「錢能通神」這句名言呢？恐怕最重要的，還是因為筆者係中央社的記者緣故。中央社由於蕭同茲先生及歷任社長的領導，及全社同仁前輩的奮鬥，中央社記者在社會上樹立了一個被人信任的典型，不論公私機構對中央

社記者都是另眼相待，採訪新聞時或作其他工作自然十分方便；能力強者進入中央社，固可充份發揮，庸庸之輩如筆者一類人物，也藉着這個響亮招牌，而魚目混珠的照樣受人重視，這就是德羅多夫專找中央社記者下手的原因吧！這也就是

李朋也被德羅多夫選為對象的原因了！
一個新聞記者，在平素生活上，當然勿需過份拘謹，儘可自由一些，但對所從事的工作必須嚴謹負責，也就是忠於工作，是一點也馬虎不得的；尤其對外界物質與金錢的引誘，必需有一個

心理上的堅強防線，絕不容許有任何差錯，因為罪惡擺在你的眼前，並不是像鮮明的顏色那樣容易分辨，德羅多夫的陷阱，在表面上又是如何的平坦啊！
× × ×

西 笑 錄

張 振 玉 輯

托兒妙方

開計程車沒有自己的主張，客人要往那兒就得開到那兒。但有一次，一位女客從家裏帶着三個小孩子走出來，向一位計程車司機招手。司機打開車門。她把三個小鬼放在車上關上車門。然後說：

「你開動時間表吧。我等一會兒出來。」
司機坐在司機台那兒等候。三個小孩子亂吵亂鬧，簡直吵翻了天。十分鐘之後，那個女人出來了。她問司機：「我該付多少錢？」

司機問她是否到什麼地方去。
她回答說：「我不到那兒去。剛才我打了個長途電話，非安靜不可，所以請你給我照顧

步行較快

一下孩子。這是車資，謝謝你等了半天。」
在上下班時間，計程車走得比牛車還慢。有一次，一位乘客有急事，趕時間，很焦急地向計程車司機說：「你能不能走快點兒？」
計程車司機回答說：「當然我能走快點兒，但是在路上我下車是違犯交通規則的。」

烏龜免費

有一位老太太，帶着養着玩的烏龜，坐火車由倫敦到愛登堡去，不知道是否應當多買一張票，因為在英格蘭帶着貓坐火車總要多買一張車票，貓在火車的慣例是當狗看待的。
查票員說：「不用買票。我們把貓看做狗

誤會大了

，狗自然也算狗。松鼠裝在籠子裏是看做鸚鵡。但烏龜是看做昆蟲的。當然不要錢的。」
每星期晚，湯姆開車送妻子到火車站，讓她去看她臥病中的姐姐。十分鐘之後，湯姆的姐姐坐火車到站，湯姆接姐姐到家，在周末為湯姆料理家事。在星期日，這個情形正好相反，湯姆送姐姐到火車站乘車回家，等十分鐘後再接妻子下火車回家。

一天傍晚，湯姆的姐姐已經走了，他正等十分鐘後她的妻子回來。一個脚夫信步走近湯姆說：「你一定不太單純吧！也許不久會遭受逮捕的呀。」